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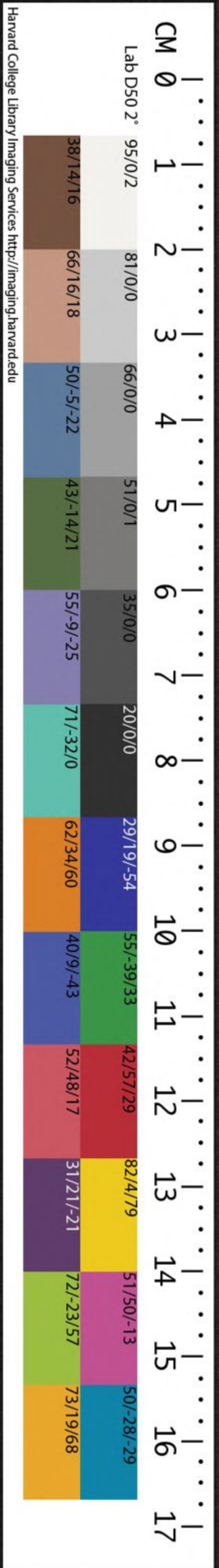
晉書 卷一百一十三



13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晉書卷一百十

載記第十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慕容儁

韓恒

李產

產子績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廐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廐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為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



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僭卽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儁將軍兼并之計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陽鶩爲輔義將軍慕容垂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嵬皝故事明年儁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儁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

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儁儁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叙歷能無祥乎且用兵殺罰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曩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劔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勳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爲已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



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  
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  
今已握乾符類上帝江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  
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旣銳信舉言又  
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  
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  
欺庸人況于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爲也  
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儁殺  
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  
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

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  
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  
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寇中山斬白同儁軍令嚴  
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  
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  
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儁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  
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恪及相國封  
弈討冉閔於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儁如中山爲  
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泝水閔威名素振  
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爲難用加其勇



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尅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滹沱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雋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鸛巢于雋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雋謂羣寮只是何祥也咸稱鸛者燕鳥也首

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雋覽之大悅旣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羣臣勸雋稱尊號雋答曰吾本幽漢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裒舉以覬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弈討王于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尅鄴城送冉閔妻子寮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尅鄴雋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已



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  
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奕  
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陽鶩爲尚書令皇甫真爲尚書  
左僕射張希爲尚書右僕射宋活爲中書監韓恒爲中  
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鹿爲高祖武宣皇帝皝爲  
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僞僞謂使者曰汝還白  
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  
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  
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僞之應也改司州爲  
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

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  
幟尚黑牲牡尚玄僞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  
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泝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  
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  
殿中舊人皆隨才擢叙立其妻可足渾氏爲皇后世子  
曄爲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僞  
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于普壁壘僞遣慕容恪率衆  
討降之初冉閔旣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旣死呂護復  
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及于野  
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僞以慕容評爲都督秦



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  
慕容彊爲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  
河南雋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遷互相驚擾  
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雋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  
今朕旣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爲於是令  
內外戒嚴苻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  
雋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寯各  
以郡叛歸于雋初雋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猶  
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  
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雋以釗爲營州諸軍事征

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主如故雋給事黃門侍  
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  
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爲儀魏晉因循  
制不納舄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寮禮卑逼下有違朝式  
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  
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  
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  
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唯周官  
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



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構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袞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袞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儁曰其劔舄不趨事下太常叅議太子服袞冕冠九

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儁正位儁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恪旣濟河龕弟罷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旣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罷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罷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



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  
 疆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疆彼  
 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  
 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  
 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  
 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  
 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  
 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  
 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  
 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

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疆遷延不敢進  
 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剋廣固以龕爲伏順將軍  
 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  
 而歸儁太子曄死僞諡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曄爲  
 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  
 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于塞  
 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  
 初虜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  
 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蹠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  
 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



止季龍尋退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  
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儁勒其  
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  
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儁拜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  
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儁遣  
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  
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儁  
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脩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  
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  
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玉教之

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  
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  
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斃子十室而  
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  
一時或依嬴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  
招魂虛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  
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  
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  
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鄧支之首何以懸  
於漢關謹案戊辰詔書蕩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維



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雋  
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  
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  
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鬼廟范  
陽燕郡構黝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  
焉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雋河間李黑聚  
衆千餘攻掠州郡殺棗彊令衛顏雋長樂太守傅顏討  
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壁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  
奇有異常王雋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  
平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

並率其所部稱藩於雋遣子入侍旣而投款建鄴結援  
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  
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雋拜寧南將軍河內  
太守又上黨馮鶩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屢言之雋以  
平故赦其罪以爲京兆太守護鶩亦陰通京師張平跨  
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  
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爲鼎峙之勢雋遣其司徒慕  
容評討平領軍慕容輿根討鶩司空陽鶩討昌撫軍慕容  
臧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悅綰爲  
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



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  
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衆三  
千奔于平陽騫奔于野王歷走滎陽昌奔邵陵悉降其  
衆儁于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  
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  
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  
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  
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悅之  
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  
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美攻山荏拔之

斬儁太山太守賈堅儁青州刺史慕容廆遣司馬悅明  
救之美師敗績復陷山荏儁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  
子封其子泓爲濟北王沖爲中山王讌羣臣於蒲池酒  
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  
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  
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已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  
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  
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中  
庶子旣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  
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儁曰卿言



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耻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雋泣曰卿雖衰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

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聞然二闕未補雅好游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雋顧謂暉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

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雋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雋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崑嶽蕭館屯于新柵又遣督護徐罔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雋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俄而雋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憊然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



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儁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僞諡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儁雅好文籍自初卽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燕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 韓恒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庾旼遂崔愨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叅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庾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庾納之命羣寮博議咸以爲宜如該議恒駁曰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



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  
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  
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  
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嵬不平  
之出爲新昌令皝爲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  
大行儁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儁僭位  
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儁召恒以決之  
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爲水德旣而恒至言於  
儁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  
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爲青龍  
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成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儁  
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儁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乃  
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  
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  
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 李產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  
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縱  
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  
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



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負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爲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感致力無術僂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儁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

### 產子績

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連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儁之南



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  
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  
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  
乃止午恐績終爲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雋責其背親  
後至績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讎稱于前史旣官身所  
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  
也雋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  
慕容恪欲以績爲尚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  
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  
績遂憂死

晉書卷一百一十終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載記第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雋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爲太子  
及雋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  
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  
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以慕容恪爲太宰錄尚



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副贊朝政慕輿根爲太師  
慕容垂爲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  
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爲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  
爲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曄旣庸弱國事皆委之  
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  
權將伺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  
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  
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  
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  
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

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  
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  
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  
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垂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  
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  
氏及曄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  
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曄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  
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  
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  
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雋所署寧南



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爲前將軍冀州  
刺史雋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暉使慕容恪等率衆五  
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旣臨則上下  
喪氣曾不敢闕兵中路展其蟾蜍之心此則士卒攝魂  
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  
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  
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  
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疆援不過十旬其斃必  
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  
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

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  
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  
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  
復叛歸于暉暉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  
顏北襲勅勤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  
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暉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  
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  
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寧初暉復使慕容評寇許  
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幽冀  
暉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暉納之



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爲之  
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于希慕容  
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筑  
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爲都督荆  
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  
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  
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  
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  
宰錄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  
序轅弱任重夕惕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  
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傳之重叅理三光苟非其人則  
靈曜爲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  
姬旦之勳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  
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點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  
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  
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  
心經畧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  
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  
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  
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



許曄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  
懿親碩德勳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  
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  
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  
今關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  
六合豈宜虛已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  
之小以成公旦復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曄曰夫建  
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爲效公與先帝  
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  
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

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  
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  
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  
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  
倅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格評  
等乃止曄鎮律郎郭欽奏議以曄承石季龍水爲木德  
曄從之太和元年曄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  
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  
恪有疾深慮曄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  
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曄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



跋扈彊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  
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  
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  
重每欲埽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  
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  
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  
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踈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  
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  
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  
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曄曄遣其

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  
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雉城大戰敗  
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將苻謏據陝降于曄時有圖書  
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曄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  
備華陰曄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  
經略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  
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  
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曄魏尹慕容德上疏  
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  
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旣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



則天比德禘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氏僭據  
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  
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  
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  
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  
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謏圍太傅總京都武  
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卽侯微功必  
賞此則鬱槩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  
屯隴下天羅旣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

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曄覽表大  
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謏知評曄之無遠略恐  
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  
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  
有涌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  
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  
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曄僕射  
悅縮言於曄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  
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  
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



明法令以清四海曄納之綰既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伐曄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曄寧東慕容忠曄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曄將傅顏于林渚溫軍大振次於枋頭曄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

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溫班師邀擊于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于苻堅先是曄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



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义和之理兼  
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  
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况  
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  
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  
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曄評不以爲  
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諭  
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  
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义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  
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

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  
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  
曄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苻堅庶  
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  
曄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曄攻慕容筑于金  
墉曄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  
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  
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  
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桓  
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曄曄



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  
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爲建威將軍  
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  
息內則暉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  
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  
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  
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  
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  
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

明貪情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  
窮弊侵昧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風頽化替莫  
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  
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  
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  
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僞部  
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姦寇  
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  
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  
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



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爾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嗇財爲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廩養通兼十

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令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



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  
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  
河通接漕輶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  
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虜劉  
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闕關  
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曄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  
安率衆伐曄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曄使慕容評等率中  
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  
鄴中多怪異曄憂懼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  
何如大師旣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  
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  
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鬪當  
以筭取之若冀敵不鬪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  
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  
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曄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  
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  
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  
性貪鄙鄣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  
鬪志曄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  
廟社稷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勳勞專以聚斂爲心乎府



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爲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曄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曄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曄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曄將縛之曄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

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曄于堅堅詰其奔狀曄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疑擊桓執而送之堅徙曄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曄新興侯署爲尚書堅征壽春以曄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旣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沖起兵關中曄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諡幽皇帝始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曄四世曄在位二十一年以



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虜皝凡八十五年

###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

入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寮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爲將



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闕之計言終而死

### 陽鶩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眈仕虜官至東夷校尉鶩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虜甚奇之眈卽王位遷左長史

東西征伐叅謀幃幄眈臨終謂鶩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鶩之將圖中原也鶩制勝之功亞於慕容恪暉旣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鶩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旣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歛財

###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虜拜爲遼



東國侍郎甄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  
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  
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  
僞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  
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僞臨終與慕容  
恪等俱受顧託慕容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  
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  
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  
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  
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

方飲馬江湘勒銘劔閣況護最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  
兵筭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  
軍別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匈奴中  
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  
兼并欲觀審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  
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爲  
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旣至鄴歷造公卿言  
於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  
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  
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暉請窮詰之暉評



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唯  
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  
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  
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  
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  
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  
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  
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閔諸華聲教莫之  
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

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  
戎狄而猶漏慕容龐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圖寔  
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  
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  
地騁其蝥賊旣而二帝邁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  
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  
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  
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  
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  
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



宗主祭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  
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甲  
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  
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  
合位止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  
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  
圖中原燕王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  
而拔堅城氣讐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  
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

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  
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  
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  
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卽  
世虐媪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  
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  
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軻  
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  
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蠢茲雜種弈世彌昌角端掩



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鴟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  
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終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載記第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  
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  
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  
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



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

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鳩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



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諡惠武帝

###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

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旣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嬰健於潼關健迎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



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  
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  
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  
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賈  
玄碩等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  
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旣而潛使諷玄碩等  
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  
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氏爲天王  
皇后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弟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

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騎三萬人  
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卽皇帝位于太極前  
殿諸公進爲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爲其  
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  
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衆略關東并援石季  
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  
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大半遂  
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  
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  
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菁率衆擊



敗之獲弘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  
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  
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  
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  
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  
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  
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  
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  
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  
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于堯柳城

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灊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  
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溫三  
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於白  
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  
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饑至是徙關中三千餘  
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其  
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于平朔  
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  
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  
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



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  
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  
一展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  
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  
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  
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  
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萇勒兵入東宮  
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萇以健爲死迴攻東掖門  
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萇殺之數日健  
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  
曰高祖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  
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  
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  
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  
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  
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  
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



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甚旣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三年也尊其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謏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

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咸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諫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



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饗羣臣於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旣而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爲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沖命其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

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二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筭無方鑿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瓘



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瓘曰秦若兵彊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

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域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嶠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蓋追遵先王臣趙故事



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瓘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洿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瓘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人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

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識探曠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瞻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謹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



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瓘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

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



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剗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彊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舍山嶽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姦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僞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爲言平卽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旣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讎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



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出目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

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倍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



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誠之曰酋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卽僞位殘虐滋甚耽湏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姦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少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

生剝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旣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剝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於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脩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



河王苻法夢祥告之曰且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僞諡厲王

###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且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 明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



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王璽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載記第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于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



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

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翼曰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勵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爲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僞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心堅深然之納爲謀主生旣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弑生以僞位



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苟氏並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羣寮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諡父雄爲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爲皇太后妻苟氏爲皇后子宏爲皇太子兄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爲侯爲太尉從兄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李威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強汪爲領軍將軍仇騰爲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

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諡曰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於是脩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



衆拒戰爲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武貴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爲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勳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



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廐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廷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苟氏親蠶于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謂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

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



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脩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弈于率衆數萬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

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比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赦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



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  
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脩學宮召郡國學  
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  
爲通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於  
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脩闢  
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  
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  
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勅  
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  
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草儒生罕有或存

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  
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  
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  
焉屠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  
尚書鄧羌爲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  
丁妃鄒瓮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  
公競引之爲國二卿黃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  
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  
爲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  
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爲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



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  
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興寧三年堅又改元  
爲建元慕容暉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于  
崤澠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  
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  
于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轂堅率中外  
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爲前鋒都  
督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  
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  
之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聰馬城如朔方巡  
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  
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以東  
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  
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  
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荆  
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羌斂岐叛堅自稱益  
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  
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斂岐于略陽  
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剋之  
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于葵谷儼懇遣兄子純謝罪



於堅仍請赦尋而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適戰于枹罕東猛不利邵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爲光祿勳歸安侯是歲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于堅苻庾據陝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

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爲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王鑿寧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左衛苻雄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于榆眉鑿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鑿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坂鑿等攻上邽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



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鑿等攻陷陝城克之送庾于  
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暉次于枋  
頭暉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  
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暉王師  
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於  
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  
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  
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  
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  
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容暉悔

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  
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  
羌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導攻暉  
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暉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  
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  
臧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邵羌鎮金墉  
猛振旅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  
將率步騎六萬伐暉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今授卿精  
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  
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



已敕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  
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  
靈稟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鑿軫冒犯霜露  
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  
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執暉上黨太  
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于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  
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  
其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遂入晉陽執暉并州刺史慕容  
莊暉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  
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  
相持遣游擊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  
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暉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  
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  
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  
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  
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  
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  
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  
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  
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



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舉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

監國冲刀鑿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暉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諸父老



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  
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羣臣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  
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  
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徙關  
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  
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  
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  
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于堅堅遣王  
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  
遣諸將夜襲鑒蚝敗之鑒蚝屯慎城初仇池氏楊世以  
地降于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旣而歸  
順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  
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  
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  
等次于鷲陝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  
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陝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  
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于雅纂將碩密  
降于雅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  
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  
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旣東



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  
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卽署天  
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  
奚以楊纂旣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  
拜纂安遠將軍強川侯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  
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  
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  
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  
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

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  
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  
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  
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  
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堅  
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  
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  
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大學考學生  
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  
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



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爲丞相以苻融爲鎮東大將軍代猛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

后妃星失明左右閤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彗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爲尚書垂爲京兆尹冲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



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  
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  
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  
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  
報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  
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  
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  
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  
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  
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

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  
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  
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人自劔閣楊亮率巴獠萬餘  
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  
徐成又攻二劔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  
校尉周虓降于彤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  
彤等于縣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  
于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中祚夜郎等  
皆歸之堅以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  
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



尉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  
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  
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  
獠首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  
季博率兵相持堅遣鄧羌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  
綿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  
三二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縣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  
萇于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  
於巴東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  
復遺聖命統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

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  
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爲國子祭  
酒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識之  
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  
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  
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  
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遣尚  
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親  
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  
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閻



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仇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于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

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于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旣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捷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捷庭翼捷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



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  
差堅以翼捷荒俗未叅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  
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立尉監行  
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  
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大  
學召涉翼捷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  
羊而人不壽何也翼捷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  
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  
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  
臣何爲堅喜其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

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  
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  
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  
弟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  
酺三日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暉苟萇等步騎  
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石  
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  
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  
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  
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愬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



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逵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楊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于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苻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



之衆積粟如山但徙荆楚人內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  
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  
不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憇莫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  
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  
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  
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  
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不於是促圍攻  
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  
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上言以爲未可興  
師乃止太元四年晉兗州刺史謝率衆數萬次于泗

汭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  
堅署爲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荆  
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  
陽以征南府器械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  
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趣留  
城超引軍赴之戴逵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治  
中徐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旣陷淮陰留邵保戍  
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  
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  
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于南縣王師敗



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瑛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玄率衆三萬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逾玄戰于塘西玄大敗之斬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

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爲庶人堅以毛當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之功也又以苻洛爲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志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



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  
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  
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  
顏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  
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  
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  
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  
愬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  
山常山陽平公必效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  
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

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  
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  
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  
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  
之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  
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  
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苻融爲大都督授  
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海行  
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于中山有衆十  
萬衝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于



長安呂光追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爲將軍徙洛于涼州徵苻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旣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嶼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

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梁讜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大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



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徙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鄩善王車師前部

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及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威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及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激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萬七千。



晉書卷一百十三

三



